

画家风采

# 逸笔写幽情

## ——陈木坤写意文人画中的美学境界

◎程琳

从乡村少年对造型的懵懂兴趣,到美术科班的专业淬炼,从西方油画的研究者到传统国画、特别是大写意艺术的追求者,再到立足基层文联、推动区域文艺事业发展的组织者,陈木坤的工作岗位在变,领域在跨界,不变的是对艺术的热爱与扎根乡土、服务文化的赤诚之心。

### 根植乡土 潜心求学

陈木坤的艺术种子,早年在乡村沃土中悄然萌发。他对人文建筑、民俗文化充满天然兴趣。虽无系统学习,这份纯粹的热情驱动他不断自学,1987年进入职业中学美术专业接受正规培训。1988年,他得知可以参加高考,便兴致勃勃参加,然而因准备不充分而失败。初次失利并未让他气馁,他报名补习班弥补前期的不足。1989年,他成功叩开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大门,系统学习油画、雕塑,并凭借出色的动手能力与对造型、细节的敏锐感知,进入油画班,师从袁敏、莫也等名家,潜心研习西方油画,其油画作品《金色年华》参加纪念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五十周年福建省展,《墙的故事》参加福建省第二届艺术节画展,《红花》参加“我的祖国,我的家乡”全国第二届教师优秀美术作品展并获优秀奖。

在油画领域深耕二十年后,2009年,陈木坤感受到艺术表达的瓶颈。此时,国画的魅力重新吸引了他。怀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,他毅然转向国画研习。2019年,毕业30周年的同学聚会成为他艺术生涯的又一转折点。他幸运地加入洪惠镇教授主持的大写意文人画学习班,专攻大写意画诗方向,以“四君子”为主,兼及日常生活中的花鸟、鱼等题材。

### 深耕写意 致力创作

两周一次的大师课让陈木坤对大写意理解有了质的飞跃,他的笔墨意趣也日臻醇厚。

陈木坤的写意文人画尤以梅兰竹菊“四君子”题材见长,



正在作画的陈木坤

程琳 摄

其作品以简练洒脱的笔墨、深邃悠远的意境,将文人画“以形写神,托物言志”的美学精髓推向新高度。在技法上,他深谙“疏可跑马,密不透风”的美学法则,在“四君子”题材中,巧妙运用留白营造空灵悠远的虚境。而在描绘水族等动态题材时,则通过物象的聚散、疏密安排,赋予画面生动的节奏感与韵律感。

为了让笔墨更传神,他还将书法融入绘画,线条或刚劲有力,或婉转流畅,精准地勾勒出物象的轮廓与质感,使笔下形象跃然纸上。色彩上既保留水墨淡雅,又大胆点缀朱砂、橙红,形成和谐对比。在其笔下,无论是象征君子之风的梅兰竹菊,还是展现雄健的鹰、充满灵动的虾蟹金鱼,都成为作者的情感与哲思的载体,传递坚韧、高洁、自由等精神内涵。

“每一幅作品,都是我与自然物象进行深度对话的结晶。”陈木坤说道。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执着探索与深沉热爱,不仅推动着他在花鸟画领域不断精进,创作出更多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鲜活时代精神的佳作。

### 跨界耕耘 服务艺术

自从调至漳州高新区文联这个工作岗位以来,陈木坤视野也更开阔了。他积极筹划,牵头成立高新区美术、书法、作家、音乐舞蹈协会等文艺团体。繁杂的日常工作任务并未消磨创作热情,反而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创作灵感。作为漳州地区文艺创作、交流、培训、展示的重要平台,他积极践行“走出去、引进来”理念,邀请洪惠镇教授等名家来漳交流,策划举办大写意专题画展。

“艺术需要传承,更要扎根土地、服务人民。”陈木坤的这句话诠释了他的文化理想。从西方油画到传统写意,从个人创作到组织地方文艺活动,他始终以赤诚之心耕耘艺术,架起传统美学与当代精神的桥梁。在漳州这片文艺沃土上,他用笔墨与行动,正书写着一位文化践行者远大的文化理想。



《四君子图·梅兰竹菊》



清《石湖赛龙舟图》(缂丝画)

上海博物馆馆藏

# 缂丝画上赛龙舟

◎胡胜盼 文/供图

唐代武王将张建封《竞渡歌》云:“五月五日天晴明,杨花绕江啼晓莺。使君未出郡斋外,江上早闻齐和声。”诗作以有声有色之笔描绘出了端午龙舟竞渡情景。端午赛龙舟,是端午节民俗活动的重头戏。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《石湖赛龙舟图》缂丝画是清代乾隆年间留存下来的缂丝精品佳作。

缂丝又称“刻丝”,是以桑蚕丝为原料,采用“通经断纬、生经熟纬”的独特技法挖织出图案和花纹的高档丝织手工艺品,享有“织中之圣”之美誉。清吕种玉《言鲛》中记载:“刻丝作起于宋”“今则吴下通织之,以为被褥、围裙,市井富人无不用之,不以为奇”。南宋出现了朱克柔、沈子蕃等一批摹缂名人书画的缂丝工艺大师,所取得的缂丝艺术水平和成就之高,堪称中国古代缂丝艺术的巅峰。如南宋松江人朱克柔缂制的《莲塘乳鸭图》《山茶》和《牡丹》,缂丝工艺精细,风格高雅,形神生动。宋元明清时期,江南地区人文昌盛,经济发达,文人士大夫聚居。由于文人审美趣味的影,缂丝工艺和书画艺术紧密结合;加上宫廷贵族阶层不计工本、精益求精的审美趣味,促使一些高级丝织工艺发展起来,如缂丝、云锦等,丝绸文化技艺达到历史顶峰。

《石湖赛龙舟图》画面风格宏大清远,写实感颇强。画面近处为遮阳避雨的廊亭,东接以石垒成的单拱越城桥,西连著名九拱联珠玉带样的行春桥。两桥贯联,为苏州

石湖特色景观。行春桥前两艘龙舟,龙头蓝色(象征水龙),正争先恐后地靠向西岸边码头。前一艘十二桨一舵,上层有两顶华盖;后一艘十桨一舵,上层有一顶华盖。临湖的水谢码头气势巍峨,两角还有四方亭台,身后有回廊门庭和楼阁院落。码头边有一童子欢呼雀跃,一执杖黄袍黑髯长者由侍从扶着。远处山群为弥陀山、七子山和旺山。东侧对着越城桥的“湖心小岛”名为天镜阁。

缂丝是一种经纬交织成平纹组织的独特手工丝织艺术品,它以蚕丝为原料,用“通经断纬”织出各种图案,使织成的成品只见纬线,不见经线,花纹轮廓处拉出窄窄的间隙,犹如雕刻。缂丝常用技法有:结、攒、勾、戗、绕、巴梭、盘梭、削梭、笃门、子母经、押洋梭、芦苇片、合花线等。《石湖赛龙舟图》缂丝画缂丝技法主要以勾(构)缂和平缂为主,辅以结缂、合花纱和搭梭等多种缂法。清乾隆时期山水缂丝画中常见的人物、山石、树木、建筑等细部,多用笔墨渲染或以皴法绘就。此类缂丝山水画工艺要求极高,存世精品量少,乾隆时期一时风行,而后罕见。

龙舟竞渡已成为我国历史悠久的体育竞赛活动,尤其江南水乡颇为广泛。唐代大有开展,历宋代而不绝,由明清至今而不衰。明谢肇淛《西湖观竞渡》诗中有云:“棹影群龙戏,涛声万马过。樯飞晴散雨,鼓急水惊波。”作者以群龙戏、万马过为比喻,呈现出一幅热闹鲜明之景象。

## 书画知识

在中国艺术史上,《十竹斋笺谱》是一部低调却极具分量的作品。它没有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宏大叙事,也不像《千里江山图》那样广为人知,却凭借精湛的水印木刻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,成为明代艺术的重要代表。

这部笺谱诞生于明末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由南京文人胡正言编纂刻印。胡正言字曰从,不仅擅长书法篆刻,更是精通出版技艺的行家。他在南京鸡笼山旁的十竹斋中,耗费多年心血,将自己对艺术的理解融入这部作品。全书共四卷,收录画作448幅,内容涵盖人物故事、山水景致、花鸟鱼虫,以及书法金石拓片,堪称明代文人艺术的集大成之作。

《十竹斋笺谱》最令人称道的,是其开创性的印刷技术。胡正言发明的“饾版”与“拱花”技艺,将木板水印推向新的高度。“饾版”工艺需要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解,雕刻成数十甚至上百块小型印版,再像拼图般逐色套印。这种方法能精准还原原画的色彩层次,使花朵的渐变、衣料的褶皱都细腻逼真。而“拱花”技法更具巧思,通过雕刻凹凸版在宣纸上压印,不施色彩却能呈现立体效果——书页上的云朵仿佛轻轻浮起,花鸟的羽毛根根分明,营造出独特的触觉与视觉体验。

从艺术风格看,《十竹斋笺谱》充满文人意趣。画作构图讲究留白,常常以大面积的空白衬托主体,赋予画面含蓄的意境。线条运用承袭明代文人画传统,纤细而富有弹性,无论是仕女的衣带,还是梅枝的轮廓,都勾勒得婉转流畅。

色彩方面,采用传统矿物颜料,以石青、石绿、朱砂等为主,色调清雅温润,既有宋画的精致,又不失明代文人的雅致格调。

笺谱的内容设计同样别具匠心。“文房清玩”卷中,笔墨纸砚、香炉茶盏等文房器物以写实笔法呈现,器物表面的纹理、光泽都刻画入微,展现了明代文人的雅致生活。“诗韵”卷则选取经典诗词,配以相应的绘画,如王维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诗句旁,绘有山间隐士独坐观云的画面,诗画相映成趣。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,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,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审美追求与精神世界。然而,由于制作工艺复杂,每幅笺纸都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,《十竹斋笺谱》在问世后并未广泛流传。加上明清易代的战乱影响,原版刻版损毁严重,到清代中期已近乎失传。直到20世纪30年代,鲁迅与郑振铎两位文化大家联手,发起复刻工作。他们四处寻访残本,比对不同版本的差异,聘请能工巧匠复原传统技艺。经过两年多的努力,终于在1934年完成复刻,让这部沉寂已久的艺术珍品重现天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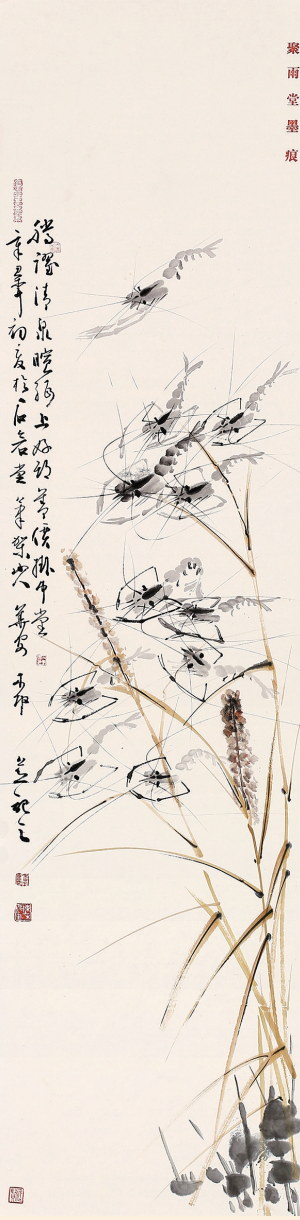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《十竹斋笺谱》不仅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,其独特的艺术元素也被广泛应用于现代设计。从书籍装帧到文创产品,从丝巾纹样到瓷器装饰,那些灵动花鸟、雅致的山水,依然在焕发新的生命力。这部四百年前的艺术杰作,用它独有的方式,诉说着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,等待更多人去发现和欣赏。

◎贺源

# 四百年淬炼文化艺术珍籍



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



《力争上游》



《荔枝红了》